#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 子部第四二冊目次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二）（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十三年內府刻本 〇〇一

#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二）

（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十三年内府刻本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六

理氣一

總論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先有箇天



理了。却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又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

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



我得之不久耳。○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

生物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
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
須有先後○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是先有理如何曰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
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
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
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
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所謂
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
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



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
有是物也○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
常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
死豈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
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形殺慘酷則氣
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
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問理氣先後曰有此
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
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
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

已如此了也

勉齋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
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
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
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
通也○天地生出人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大底有
理與氣一下生出無限小底却都傳與他去

北溪陳氏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箇空氣
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
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



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理不外乎氣
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
理與氣爲二物矣

##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
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
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
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
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萬物四
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

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若



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衮將去○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眹之目○太極自是函動

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



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

節齋蔡氏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時既不同所主皆異不可執一而廢一也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

西山眞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爲二則爲陰陽分而爲五則爲五行萬物萬事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

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北溪陳氏曰太極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曰極○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為中蓋極之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為衆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為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為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為天地為人為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



了○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眹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開物之前渾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之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閉物之後人銷物盡天地又合為渾沌者亦太極為之也太極常常如此始終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 此類詳見周子太極圖下

##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闕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地動靜之理。天圜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冬至之前。



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天之所以

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詩書中凡有箇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皆言天○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及。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此氣之終始

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以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也○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曰然純氣為人



繁氣為物乎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
曰然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箇旋風下軟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



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
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
大滅是謂鴻荒之世甞見高山有螺蚌殻或生石中此
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
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問天地未
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
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却
四方上下都周帀無空缺逼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



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
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天包乎地天之
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横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晉志論
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曰天外
無水地下是水載○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
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
亦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
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
陰陽之氣所生也○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
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别尋去處故也

天理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
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殻甚厚所
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
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
氣底幾句○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
行急地閣在中○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某以爲
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
致非曆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
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



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
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
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帀然又
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天轉也非自東
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伊川云測景以三萬
里爲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
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
若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
謂周天只三萬里○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
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

家之說乃以算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問天地



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

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



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盌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或問

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西山眞氏曰按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庸齋許氏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塡於下人物生息蕃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爲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塡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蕃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洸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



年或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塡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蕃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王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

魯齋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 天度 曆法附

朱子曰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天行健一

日一夜一周天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



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横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形狀



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也○問或以為

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若以爲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了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



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此說也分明○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

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



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

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



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

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當自月以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

象山陸氏曰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或問晦翁嘗疑日月右轉不是以爲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剩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



奇與曆家所推大段相反不知何所見而云爾潛室陳氏曰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日月俱左旋聞橫渠有此語但曆家用簡捷超徑法巧算須用作右旋却取他背後大天零數起算故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度有奇庶乎簡捷超徑易布算也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鎭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鎭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帀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

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



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嘗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此以下論曆法）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曆法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今之造



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

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李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



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

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贏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贏幾分幾年後贏幾度。將這贏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



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數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脩一料藥與十文脩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前

子042-016

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爲中分中即氣也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即月法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也)又逐及日而與之會是爲一月十二月而



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爲半日今有四百九十九分是餘二十九分)合十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旣得三百五十四日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分爲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日小弱)一年少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少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也)故言履端用始也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



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閎推算星曆以爲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否也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

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六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七

## 理氣二

### 天文

####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問日蝕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

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
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
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
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
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
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
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傍一小
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
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
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蝕在望則爲月蝕○邵



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
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
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
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
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
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
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
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
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曆家舊說月朔則去
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

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
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
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
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
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
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
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
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
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
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



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
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
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
生也若顧兔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
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
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
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或
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
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
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

遠三以天之圜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



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日蝕是爲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

月蝕日而以有蝕爲文者闕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之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蝕隨所蝕分數則光没而魄存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如今曆家卻自預先



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爲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爲不當蝕而蝕者○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蝕矣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爲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爲陰陽

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西山眞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



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卻受日光經星卻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



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簨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卻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

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 雷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而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為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



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

則震亦迅大震雹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雹雹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査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問雷者陰陽轉摶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爲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某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爲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爲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震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爲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震固是



陰陽相薄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沴氣適相値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皆摩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虹霓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爲有也

西山眞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

##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本陽卦)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



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爲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

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雺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滃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陰陽於



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潛室陳氏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歛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亦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中宜只是上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便震之生氣又爲始萬物蓋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早梅冬至巳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

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齊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恁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



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沉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只是一

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陰陽各有清濁偏正○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陰陽不可分先後說○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闕處便是陰○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帀。把來切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



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輥去是也○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旣升之後。看看欲絶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天陽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

似實然其形踈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爲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

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正蒙云木曰曲直能既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爍之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

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黄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爲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爲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爲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剋夫五行一也而以爲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爲其



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穉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採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次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爲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

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爲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爲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爲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爲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爲而無與乎陽既乖生成之序復戾



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爲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魄陽曰魂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爲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剋爲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剋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

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之氣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曉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於巳蓋辰之所生也但孕育方微必至季夏然後成體而爲壯耳）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恐而不得其說遂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爲疎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干之序脗合自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



體也

或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十幹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己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爲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爲也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若統論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春夏又爲感○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魯齋許氏曰長生長養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

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
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
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
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
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
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
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巳
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
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



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
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
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楊
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寔埶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
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
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
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
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
艮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
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

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
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
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
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
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
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
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
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
大寒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
啓玄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河圖言崐崘者地
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
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
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崐崘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
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崐崘無緣更有
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
千三百餘里即崐崘山今中國在崐崘之東南而天竺
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崐崘也○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

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



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

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



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庚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

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自五嶺贑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者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



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直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爲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爲近中○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



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復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

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酈析。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柝之限。旣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士固守謹關。而項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𤸃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殽函崤耶。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項羽漢先咸安陽山一自河南入爲間道。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爲險道。漢高祖關中由中道入巴蜀爲漢王。已而又從此路出定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幷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敷淺原者非也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卽水原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卻不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水自然能生也 以下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以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晝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古洲馬氏曰禮祀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違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七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



誅殛竄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游魂爲變魂游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



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

梁觸于曾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某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



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淫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闢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怗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爲榮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倐忽見于人間。是孰爲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眞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

以生積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衺或又謾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



地載神氣亘古今瀰宇宙溢厚而固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



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

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



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一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一云醫家所謂陰陽升降是也不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



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産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

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
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
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
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
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
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
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
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
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
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衔冤憤



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
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
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伸者為神
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
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
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
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
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
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
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

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
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
然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
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
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
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
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
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
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
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



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
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
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
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
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
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
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
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

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
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
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
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
魚肚裏水只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
水○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
前則神爲主。已死之後則鬼爲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
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
氣爲神。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



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
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
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
能聰。心能强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
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
它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旣生矣神發知矣。
是也○問生魄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近時人方推得它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
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
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

爲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
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
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
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
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陰陽之始
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旣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
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
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
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
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



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
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
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
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
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
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旣
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
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問
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

之懸珠耳問以目言之曰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
如何曰竅即體也聽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
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
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
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
得一生以來覆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强
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
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
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
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



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
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或云氣散而非
無某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
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
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
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
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
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
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
然非其常也○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

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
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
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
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
之漸漸也自會散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
之旣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
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
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
意思○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
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問鬼神魂魄就一身



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旣謂之鬼神又謂
之魂魄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
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
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
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
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
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爲神陰魄爲鬼
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某竊謂如中庸或
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往者
爲陰來者爲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

屈伸往來而爲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別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此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



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

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往日戰場也



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爲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眞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爲毛骨肉血者精也爲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爲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皆此焉出也。人須知此分

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
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
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夫易何以謂
精氣爲神但言理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爲心耶此
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因論虛靈
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
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魂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
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
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耳
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



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圓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
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
云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
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即是這兩箇物骨肉肌體
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
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
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
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
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
便是氣血神便即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
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
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
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
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
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
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
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
亦眞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
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



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
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
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
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
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
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
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
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
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

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
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爲
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
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
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眞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
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
而爲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聽者即精之
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
之能擧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



人之少壯也血氣强血氣强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
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
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
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
致敬以焄蒿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
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瞧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
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
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
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
以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
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
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
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
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
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



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
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
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
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
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説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
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
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
便是答底語又曰横渠説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
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説不濟事曰況
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

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



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的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

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着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着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齊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又問齊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



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内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爲尸○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

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



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

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



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

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



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絶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

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
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逄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
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
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
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徙都帝
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
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
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
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
些（此一作）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
得活難以言曉也○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
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別
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
有這夢也不可知○問人祭祖先是以己之精神去聚
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
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
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
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
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

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
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
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
有兩摽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
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
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
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
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鬼神以
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
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



之氣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
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
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
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
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
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
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
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
氣曰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
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

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



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封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

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



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相關繫尤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

精神亦聚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
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
神與己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
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
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
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
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
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
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



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
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
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
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
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
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
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
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
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
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
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
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
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
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
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
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



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一作祀天地陰陽之神。
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
而異其稱耶。又謂遊魂爲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
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
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
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爲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
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諂
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邀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

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



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

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人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



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棄常則妖興。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

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峯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魯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八

## 性理一

###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逐分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



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

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卻亦



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魯齋許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臨川吳氏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爲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夫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



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夫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人所秉之彝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爲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

##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

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爲惡

善 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朱子曰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性則純是善底○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散在處爲性○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性是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



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問性旣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

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卽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



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因言性如何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躬（一作而反）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砥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敘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

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陳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卻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卻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又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卻在此蓋人得之於



天地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卻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謂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

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



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旣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幷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

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書叢後復補其意曰。如廣仲之言旣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曰善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旣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



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旣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

云者乃所謂未發之緼而性之眞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旣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貞也○諸



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實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

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



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即爲道得是四者即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

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



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眞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



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

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
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强
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
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强柔。至於理之所同然。
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
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
多寡故爲强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
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
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



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
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
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爲命。命天之所
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爲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
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若動植若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
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
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無性之物
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
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
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
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
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
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
而各具是道也○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
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字爲性字。姑兩存之○
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
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
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



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
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
用力之多寡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
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
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
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
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
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
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

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能推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乳之類）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



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蜂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

是此曰○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



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

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



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

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爲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



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爲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

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



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

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曾見答余方



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麽木則是甚麽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

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幷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



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悦懌(池本作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

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樂庵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



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淸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



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九



#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

## 性理二

###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揚食我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



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

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値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若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若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劄之類性便是合



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袞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

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禀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



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禀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

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又曰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



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禀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乘有平

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



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智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以剛柔一偏之善而或

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糅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止息。



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稟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稟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問理無不善則氣稟胡爲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

必强也煞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汚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



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斂於外而內不斂。又有斂於內而外不斂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

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沈僩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來之則有善有不善



耳。僩以爲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耶。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麽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

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禀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禀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禀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禀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禀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禀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禀看來吾性旣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禀害如氣禀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一向推托道氣禀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禀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



似欠中間一轉語須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

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



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



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椀盛水後人便以椀爲水水却本清椀却有淨有不淨。問生之謂性他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他這且是衮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

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程子云人生氣禀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
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蓋所禀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
之理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
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
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
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
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禀理
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

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
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
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
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
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
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
是氣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禀惡便牽
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禀上既是氣禀不
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
惡所汨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程子云蓋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
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
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
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
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
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
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
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
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

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
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
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
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
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
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
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知
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
之性不雜氣禀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禀
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荅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衮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

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云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



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

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
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糅而有昏
濁便是那水被泥汙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
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
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
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
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問物如此更推
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命
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
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
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
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
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
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
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
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
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
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
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

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
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
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
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

性理三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



氣稟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爲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



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

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



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

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惡感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裏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爲之然若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流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値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

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

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揚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性善亦



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其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

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些查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



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

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未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



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幷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

氣質論性○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眞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



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平岩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

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汚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



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

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淸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



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淸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汚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爲五藏百骸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其稟氣有厚

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强弱之殊稟氣有淸有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爲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卽理也斯言盡之○天下之淸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淸喩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淸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淸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淸也



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淸出於泥壓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淸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爲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壓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壓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壓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淸也故流雖濁而有淸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尙可使之淸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淸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

汚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滋殖外物之涵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以下兼論命）○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



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卽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絶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



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不知命處卻是



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拗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

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
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
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
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
事錯糅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
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
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着所以
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
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
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



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人生有壽夭
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惡而壽顏子極賢而夭
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
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
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
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
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
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含當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
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
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

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
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
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
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
著便是命○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
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
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廁料皆
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
曲直性也所以爲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問
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



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
立乎巖墻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萬
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問
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
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
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
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
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
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
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

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爲義理。由氣上發者爲氣質。雖其禀賦不同。苟能學問以充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魯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禀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



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禀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可以爲車。或可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下兼論才○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



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禀也

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
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
若是毁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
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
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問
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
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
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理理則自堯舜
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



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
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
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
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棄不肯去學
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問韓文公揚雄
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
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
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
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
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
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
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
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
稟於氣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
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
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
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査滓。至於
形又是査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
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



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
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
者生到那裏多故爲才○問能爲善便是才。曰。能爲善
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才則能爲惡亦是才
也○問人有强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
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才不
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
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孟子說
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
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

審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
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
必以爲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
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
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
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問
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
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
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
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



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
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
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
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
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
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
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著。考之經
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
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

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
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
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
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邪。抑所謂才者乃所
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
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
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
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



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此自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
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
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
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
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
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岩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
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惡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二

## 性理四

###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



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



之間故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

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安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安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



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强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



動與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搔痒得痛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己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

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



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某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



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

○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眞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眞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未知是否曰所論



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

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着須自體認得○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



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一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問有主則實謂人具

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爲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愛惡樂好皆偏係也○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一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



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具情之動而遂謂

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
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問
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
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
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
心。若不是心。是甚麽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
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
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
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
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



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
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
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
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
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
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
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
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擧動。不
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
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

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
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
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
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
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
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
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
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
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淸而寐濁。寤
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



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
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
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
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
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
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
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
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
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
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

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



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問覺得閒時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閒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痛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未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

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問心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



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

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唯心之謂歟曰此說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頑悻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爲

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會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



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某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問心

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
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便覺
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
無之及旣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
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内
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某所見之謬
耶曰極是○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
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
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
能看得如此○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
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
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
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使心
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
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而
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
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
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
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飢欲食
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



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
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
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心道心如飮食男女之欲出
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
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
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内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
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
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則百
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
息義則入於殘忍皆見此不見彼○問横渠云心要洪
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
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横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
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
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問心如何
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横門硬迸教大得須是
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
貫通處横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
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
便自然狹窄了○横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
思○問横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

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問某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斷



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姸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

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閒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



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



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帀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



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某恐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

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勉齋黄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



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爲尤切蓋怵惕惻隱固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知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人惟有一心虛靈知

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絶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



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

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



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存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敵故有不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



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眞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眞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喩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爲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



爲理學之要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祕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二

## 性理五

###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



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

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
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
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
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
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
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
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問未發之前心性
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
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



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
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問
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
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
心了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
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
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
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
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
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

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
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
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
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問性情心
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
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
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
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
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



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
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
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善○性
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
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
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
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
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
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

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
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
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
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
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
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
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問明道云稟於天為性感
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
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
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



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
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
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明道何得却
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
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
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
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統心情為是耶此性情心三者
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
而言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

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程先
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感與
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
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問人當無
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
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
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
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是就人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
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
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
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峯云心妙性情之德
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
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
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
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
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
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
要體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則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具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動則



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問橫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

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



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爲性其氣淸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黙識其主宰之意可也○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淸則知源頭必淸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性不可

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



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緖裏面有這物其端緖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

爲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眞氏曰誠者眞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



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旣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愼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已下論定性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

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童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何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



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爲須是内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



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

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傺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



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卽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卽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

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己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

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言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七句而已廓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自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亦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西山眞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

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旣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豁



然大公而常梏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以下論情意）○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



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以下論志意）○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

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
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
老少之異乎○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
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
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
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
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
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
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



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
私○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
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
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
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
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
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趣向期必之意
趣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
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汚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

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
爲碌碌庸鄙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
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
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顔子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鄕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眞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
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
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
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
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
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
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已下論思慮○要息思慮便是不息
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

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



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三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



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迺所當爲雅私之也○問道無眞假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

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
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
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
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
性之分則合乎内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
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
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内外
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
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
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爲道矣○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
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爲之者也是以周乎萬
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
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
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身

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顚沛未
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
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
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
不務而必求夫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
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
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聖
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内外平物我此見道



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道之常存初
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
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
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
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
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
本人倫天理之至○道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
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
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
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

問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眞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眞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眞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辦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子云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



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眹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

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爲君



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

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道是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



了又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

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
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
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
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
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
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
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
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
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



會得箇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
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
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
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
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
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
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
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
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

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
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
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
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
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
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
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
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
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
則用也○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



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
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
脩身爲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
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
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
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以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
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

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當其可卽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閒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凡一飮食一起居之閒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淸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閒充塞宇宙貫徹古今未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鄕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閒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彛不可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敝愈遠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



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某在旹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灑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旣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文伯量胡文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

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
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
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
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
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
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
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
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
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
絶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
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
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
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
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剗然有箇道理如
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
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
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
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有何
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

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
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
性之謂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
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
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
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
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
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
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



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着如此說
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
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
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
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
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
潑潑云者只是實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
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
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

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



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

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



却成二片矣◯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為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

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
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
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
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
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
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
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
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
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



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
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
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
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
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
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
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
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

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
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
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
何勞於己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
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
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
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
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



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
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
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
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
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胷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
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
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天地
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
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
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

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
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
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
二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
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
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
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
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
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
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
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
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
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既是一理又謂五
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
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
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
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

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
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
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了行○只是這箇理分做四
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為仁義禮智）○理如一
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
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
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
理○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
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
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
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
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
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
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
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
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
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

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
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
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
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
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
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
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
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
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



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
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
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
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
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曰且舉
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
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
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
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
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

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
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
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
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
井當惻隱與夫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
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
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
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
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矣此亦當
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



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為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
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
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
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
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
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
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
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
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
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

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黙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眞與妄耳眞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卽所謂眞。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



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眞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眞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

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卽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横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胡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



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棊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温吹則爲寒耳○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道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爲惻隱羞惡。內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

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
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
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
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
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
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
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
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
閼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凡物必有所以



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
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
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
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
而入神

##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
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
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

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
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己所以莫非中理○心是
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
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
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
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
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
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
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
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
悉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
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
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
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
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

獨處默坐未嘗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事爲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爲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者之謂道體渾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爲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

爲我所有的○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真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眞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尊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卽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



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皐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四

#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五

## 性理七

###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



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鷄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
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
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
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視
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
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
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
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
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
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



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
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
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
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
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
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
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

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
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
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
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
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
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
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
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



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
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
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
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痹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
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
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
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
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
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

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
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
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
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
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
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
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
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
也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焞



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
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
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
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
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
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
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
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
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

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
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
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
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
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
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
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
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
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
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
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
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
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
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
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
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
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昏故用力

不精未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



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

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



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覃岩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閑於萬變者亦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莫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

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幷記其語作仁說



## 仁說圖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



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



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

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



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

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



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

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



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

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敎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



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眞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

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童蜚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



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鷄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鬭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問觀鷄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鷄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爲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

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



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顔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

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



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

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麽。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濬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

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爲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停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



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使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抉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抉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關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

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



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

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



爲仁言爲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

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意猶
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幷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
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
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
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
非獨仁爲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爲道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
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
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乃更親切矣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
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
是乃仁之體及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又



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
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
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
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
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
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
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
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
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

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
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
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喩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
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
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尙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愛乎然則此
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
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
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
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
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



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幷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
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
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仁是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
以人體之故爲仁此言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
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
發而爲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
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爲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
爲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眞
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爲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
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

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
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
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
向外處求。問謝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
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
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
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
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
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
大淸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
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天
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
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
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
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
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
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
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
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
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
得仁名義須幷義禮智三字看。欲眞箇見得仁底模樣
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
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
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
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
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
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
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
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
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
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
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
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
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
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
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
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

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



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



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

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
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
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
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
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
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
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
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
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
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



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
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
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
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
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
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
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
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
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
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

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
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
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
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
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須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
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
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
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



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
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
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
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
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
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
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
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
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
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

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著力。何邪。
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
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
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
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該理。○問晦翁
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
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
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
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卽是他
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



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
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
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旣無人心。問他恁麼羞
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卽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
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
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
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
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眞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
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

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
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
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
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
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
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
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
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
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



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
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旣有
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
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
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
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
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
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之
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
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

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强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强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絶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胷壞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邪卽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旣言絜



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横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爲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螣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絶簡孟子懍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禀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

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胷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



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圖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湛於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卽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卽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

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痾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



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



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為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為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微無間真足為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汩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云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説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黄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説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説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説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别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説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説到

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卻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



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仁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

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
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
他那箇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
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
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
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
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
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
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
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



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
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
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
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
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
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
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
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
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論義禮智皆

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
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
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
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
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
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
生云仁是天理之統體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爲底有
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爲如說父子
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



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
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
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
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
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
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
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
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
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
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

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



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

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



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

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董銖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



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

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



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腳撐在裏面惟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

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



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

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



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

發赤色。明道云此但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抑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



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

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



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蓋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



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蓋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

而禮者則仁之著義者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



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眞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



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六

#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七

## 性理九

###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



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劒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



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

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



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

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卻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



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

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勉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



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

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
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
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
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
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
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
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
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
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
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
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
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
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
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
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
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
之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
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
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



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
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
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
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
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
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
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
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
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
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
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
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
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
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
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
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
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
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
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
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

禮旣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眞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竪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



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卽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



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然）○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

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
則無累○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
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
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
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
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



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
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問無妄之謂
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
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
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
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
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
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
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
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

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
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
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
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
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
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
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
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



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
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
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
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
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
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
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
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

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
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
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
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
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
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
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
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
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
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



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
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
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
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
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
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
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
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
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

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差
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眞
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
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
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
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屛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
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
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
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



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
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
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
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
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
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
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
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
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

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眞
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
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
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
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
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
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
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
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
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眞



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
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
天理自然流行眞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
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
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
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
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
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眞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誠之
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

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
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盡
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
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
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
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



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
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
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
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
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
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
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
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
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
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己

莫是奮厲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
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
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
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
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
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
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
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
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



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
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
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蓋於己爲忠形於物
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
者卽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
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
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
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
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脅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
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
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
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
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
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
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爲忠
循物無違爲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
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
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



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
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
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
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眞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
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
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
若泥着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
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

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
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
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
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
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
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
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
只是盡己之心以爲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
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
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



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
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
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
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
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
隱寮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
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

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
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
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
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有過去。卻時復
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
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
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
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
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



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忠恕
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忠恕兩字在
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
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
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
思○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
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
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
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這是推不去又問恕字德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麽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



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

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西山眞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悌交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卽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事思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七

##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



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



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擧河南兩程先生旣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旣正九疇旣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



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



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蓋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

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緖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逅而



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紈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旣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



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皥顓帝高辛繼之道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皐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旣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

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 聖賢

###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



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聖人不知己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懐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



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温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



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顔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
問先生舊云顔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
得據自看覺得顔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顔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
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
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顔子之所以
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
矣
問張子云顔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氏曰。



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杳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
顔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
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
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
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
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
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

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
便可見○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
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
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
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
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
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
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



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
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
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殁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
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
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
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
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

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
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
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
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



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
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絕復先王之令緒
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
弱挾衆暴寡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
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
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
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
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齊滕不下於民其志不
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
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

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
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
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
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
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
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
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



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
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
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
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
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
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
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
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

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發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所以

論孔顏曾思孟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



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

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顏微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顏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



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

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



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删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顔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顔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顔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顔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



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顔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顔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顔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顔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顔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顔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顔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顔子曾就己做工夫所以學顔子則不錯○問顔子春生孟子幷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顔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顔子動則變

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
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
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顏子所學甚處
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
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
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
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



他人則或以早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
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畀道存而不亢
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
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
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
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

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
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
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
心不累事其胷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
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
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
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
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



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
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
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
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
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
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
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
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
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
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

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



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禄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 諸儒一

###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愨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



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此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

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



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

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故其所養内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



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藴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

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
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
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
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
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
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
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
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
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



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
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
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
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
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
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
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
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
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
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

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宋朝而超
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
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
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
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
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
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
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
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
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
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



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坐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



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

鏗直觀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隆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玆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濟三才而



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



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

躬服先鉐本以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
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
絶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
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
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
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
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
普

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
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
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
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
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
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
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
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
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

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
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敍也程正叔而已
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
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
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温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
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



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
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
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
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
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
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詆其徒而乃上及
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
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
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

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頋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嘆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其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



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以下總論二程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

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顔閔之徒。伊川可如顔子。然恐未如顔子之無我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己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



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頤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嘗問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顔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顔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



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

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道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



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

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



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

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間斷。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晩年又濟以寛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其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倚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眞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傷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寛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顔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

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顧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



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而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覰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

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旣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



之教以禮爲先。其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擧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

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使學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晩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

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



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

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



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

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强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



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卻問何故卻不着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與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吏法不餉餽窩賓



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强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

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峋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䟽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

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謙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麽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



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揚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摸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眞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

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



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間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强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又安能知耶○賛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 諸儒二

###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



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求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

務練習蓋美材也晩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温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太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疑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絶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



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游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

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藏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晩年顯道來見留十餘

曰。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旣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飮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



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羇苦。守節不移。尙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熾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問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寛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聲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説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隷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説盡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



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説道理之類才説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問龜山晩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説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説种師道相只説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

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又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眞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旣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毁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毁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

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凛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



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敎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

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固言學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經與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荅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荅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

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亷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遊志於學問○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

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



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

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可憂有朋友講習



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

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



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眞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

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



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

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
己之難也程椅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
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
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
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
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
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
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
忘學○李端伯胷中閎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



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
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
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
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
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
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
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
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
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
悉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

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
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
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
少知者
西山眞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
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
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
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二年
日夕勸道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
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



能喻況天下乎其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
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
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
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淳夫嘗
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
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
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劉質夫自髫齓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
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

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得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適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呂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數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討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

靖康初爲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適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



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飮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敎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

看亦甚緊要。未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



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 協 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

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 坦 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胷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欝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



述是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 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

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



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黃太史稱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

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



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甞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



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

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

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畢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嘗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貪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税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

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殄身已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闇闇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



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涙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諡文定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宏字仁仲號五峯 甯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頴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録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



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以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麽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但一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



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是德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

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採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嘗



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

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旣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



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

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



細反復也○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幷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

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序五峯文集曰



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登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 諸儒三

###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意惠貞聰



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蹶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晩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

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
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
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
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
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
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
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
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



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
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
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
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
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
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
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
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進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
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
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
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
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
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
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
嘗不及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
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
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
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
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
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
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
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
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
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



戚備至飮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

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



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

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



憂形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已煨



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駮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

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



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泝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

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光彰明盛大者。語



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綮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録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

若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刪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平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䟽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



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者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

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
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發其隱微使
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蹈於荊棘坑穽之塗推
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
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
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
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
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
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



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旣加
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
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刪其煩蕪
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
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
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
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
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
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
蓄渟博淵泉敬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

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
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
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於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
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
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
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
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輒棄經傳遂指爲糟
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
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
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
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淩節
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
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
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
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
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
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
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

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適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



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手

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然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



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柄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

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心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沉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内羣獻之精緼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



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諱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所造旣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

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
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
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
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
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
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
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
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
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
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
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
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
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
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某嘗竊病聖
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
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
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閒河洛之
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緖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



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
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
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
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
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倡明
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
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
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
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
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
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
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
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
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
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屛則
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
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
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
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

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秪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



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

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賛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楊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



先讀史多所以看麄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麄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穉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

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



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雖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逆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緫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繙而已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關繫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權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追其晩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尙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當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絶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公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尙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

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强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



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

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



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

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
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
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
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
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
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
旣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
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
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
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



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
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
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
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
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
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
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
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

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
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
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
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爲說箇當下便是底
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
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
行得而今人旣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
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因
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



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
底趲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
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
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
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
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
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
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

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
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
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
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髙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
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
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
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
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其道有望於直卿
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
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
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
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
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
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
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
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

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
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
樂聞而願爲者○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
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
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吳
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
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
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
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



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
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
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眞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
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
奧傳微辭𨗉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
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沆汝宜演吾皇極
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趨拜入則服
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晩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
未及爲環眂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
書者況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
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
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
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援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
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
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
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



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
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
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
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
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
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
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豪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
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
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屛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
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根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
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
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
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
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
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
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
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



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
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蓋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
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
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
微至於如此眞不媿父師之託哉
董氏鼎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
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

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眞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遺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殁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衋然于茲乎方是時



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壓之餘極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毅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類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

其閒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詰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目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録



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聽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 有尚 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



雖隆寒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嘗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

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晩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毁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淸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齓特異常人得斷簡於殘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

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舘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



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敘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二

#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三

## 學一

###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



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敎之亦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敎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



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

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



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

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

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遜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旣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若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



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



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旣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

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强揠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



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未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

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
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
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
或以峻而遂止或以艱而精進苟能避難而棄學闢遇則改何遠弗至也
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
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
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
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
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
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



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
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
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
力學而得之必充擴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
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
之言耳於己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
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求之闇也善
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
心害乎○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
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

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
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爲名內
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
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
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
歸而已矣○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
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
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
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



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
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
益矣○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
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
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
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
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
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
於受學爲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
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

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
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
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
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
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
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
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
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
子之學（一作事）○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不思故有惑不求
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
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飮食言語之道
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
道飮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
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
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
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
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
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
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
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
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
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旣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



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
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
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
太深恐自茲愈遠○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
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
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
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
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
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
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

子聞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義理有疑一作擬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蓋學之始雖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顔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



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寛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爲學大益

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



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

毋我○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
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是
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
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



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
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
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
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
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
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
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
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
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

道猶不學也○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
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
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
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
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
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
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
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
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
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
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
焉用學爲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
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
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
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
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古之學者
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

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顔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絶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



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敎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

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若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絶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已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敎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敎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

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
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
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
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
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
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
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
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
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
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



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
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
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
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
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
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
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
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
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
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

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
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
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
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
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
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
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
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
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



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
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
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
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
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
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
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爲學切須
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
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
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

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筭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功夫方有



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功夫○學者須於主一上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

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功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因言橫渠說做功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禀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禀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功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

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
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
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
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
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
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
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
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
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
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



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
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
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
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己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
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
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
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
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
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
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

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
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或問
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
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
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
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
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
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



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
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
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
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
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
誠意吟詠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
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
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
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
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

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强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擧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飮。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



自可超凡入聖。○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尙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尙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旣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



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絶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煑物。初時烈火煑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

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
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
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
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
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
過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
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
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
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



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
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
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
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
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
步步實做將去○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
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
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

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
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爲學曰
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
說中乘虛接渺撈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
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
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
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
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
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瞽
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



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
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
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或問爲
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
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
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
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
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
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
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
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
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
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
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
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衮將去亦做得却有
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
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
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
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



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
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
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
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
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
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
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學者須是熟熟時
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

已不如初了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三

#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 學二

###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胷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

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没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入國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胷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



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



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閲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

則庶乎其可矣○自家旣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
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
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
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
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
貪多務得搜獵數術便爲究竟也○爲學之要先須持
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
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
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



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
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
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
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
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
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
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
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
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
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

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
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
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
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
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
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顚
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
其原譬如梨柹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
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合講處有不



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
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
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
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
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
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
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
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
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

時却也强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



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

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

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

九

可戒而不可爲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喩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先生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

見有次序處。(一云主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汲汲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

十

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旣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

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



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緖○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

見意緖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顚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顚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
來之見耳○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
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
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
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
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
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
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
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
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

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毁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豪入
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
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
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
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
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
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
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
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
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



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
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
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
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
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
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
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
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
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眞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
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

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
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
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
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
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
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
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
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
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
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

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



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矧大聖賢謨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皆爲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illegible]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

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

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旣知這道理辨得堅固。心一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溺。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旣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旣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敎。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



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旣不能曉古詩。其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敎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擧。是要做官。

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擧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

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未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

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

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擧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大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

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

當盡記衆理而義禮知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别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閒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

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項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趂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瞌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麽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

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討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



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

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



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

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敎。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敎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小大皆苟且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顔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孶孶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擧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擧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擧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擧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擧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敎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

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



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

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



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云

恁地旋講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



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

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況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



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

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



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

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晝然後越可幾



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高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眞亦終非實得看論語

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比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

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

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逐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郤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疎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

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
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
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
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强加控制此心隨
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
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
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
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顔淵
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敎說得天花亂墜盡是
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剗落世間許多利欲外



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
無愧無怍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
出入渾殽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
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
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
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
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
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
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愼獨

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
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賾索隱使
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
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
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
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
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
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使有



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
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
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
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
學也○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
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
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
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
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
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

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
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
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
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
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
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
人敎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
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己。則不至流於
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
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
不學者旣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
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
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
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
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
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
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眞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
便了者。○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
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
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
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
纔說爲學。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
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
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
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
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
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
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
不備也。知不至。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
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
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
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
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
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
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
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
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
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

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眞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愼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泛濫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酧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

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蓋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還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



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而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暗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蔽博以致約則斂華而就實收志爲之主愈斂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



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隘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踈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

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汩汩爲鄕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壅培非特無以助其生



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由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敎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乎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旣徧行之旣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



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眞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强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

美者乎○爲學而遂逐於欲役役於利汩沒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



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 學四

###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性閑自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



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

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閑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



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旣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擧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

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羣妄自然退
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一云如何做得事成）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
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
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
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
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
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
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



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
有八九分了卻看道理有窒礙處卻於這處理會為學
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
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
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
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
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
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
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

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
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
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
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卻去理會此道理者
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
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
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是知有此身
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
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



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
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
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
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
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
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
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
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思○須敬守此
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
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

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



惡○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又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著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問

心要在腔子裏若應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衮做甚麽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

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



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絶斷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飮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慢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

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



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



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

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



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以下持敬○入道莫知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



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屛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

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
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
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
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
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
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
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爲中也
○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
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
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
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曰無
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
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
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
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



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愼有異否曰
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愼之至也敬則愼在其中矣
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
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
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
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
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
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雖
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
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
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
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
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
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
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

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内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



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

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秪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illegible]一。至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



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

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



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

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



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

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擧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



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顚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

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



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

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



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

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
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
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
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
故明道先生旣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又曰旣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
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
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
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
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
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
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
見也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旣自得之
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
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
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
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

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
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
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
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
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
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
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
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
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
樣塞放懷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



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
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
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
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
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
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
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
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
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

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及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愼起居節飮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漑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持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曾思不省察爾覺得

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



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麼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

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弸諸中



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

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知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顔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决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踰陵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劉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爲如制悍馬如幹盤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以下論持敬○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胷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

看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最是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爾然而不亂烱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

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氷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

畏爲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

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

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
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
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
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
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眞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
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
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
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
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旣熟此心湛然



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
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
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
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
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
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
擧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
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
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
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

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先生有功於聖門
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
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
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
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
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
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
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
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



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
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
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
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
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南軒言心
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
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
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

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令勇於治己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爲百世之師親承脩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絶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



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爲之欽節敬也傳之於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熙之敬夫子脩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顔曾子思孟子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以下論靜）○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淸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



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

閙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絶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

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



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則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嘘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

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



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絶吸而不噓亦必壅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為

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



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

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横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



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

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
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
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敵交於前其
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
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
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
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
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
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
吾人胷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
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
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
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
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
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

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
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
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
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
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
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
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



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
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
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
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

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閒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彛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閒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閒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

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使被他恁地妙。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敎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釐地頭。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

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閒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

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
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
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歛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
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
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着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
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静中私意橫生此
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
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
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用功須
是持敬持敬以静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
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
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
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
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
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
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
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



時自去收歛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
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
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
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
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
專静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静
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曰只在静坐
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

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
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
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
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
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
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
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
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
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

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
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
計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
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
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
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
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
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
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
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



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
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
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
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
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
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
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安排步覺得他移動
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

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
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
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
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
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
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
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
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
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



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
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
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橫
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
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盖欲學者存意之不忘
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
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
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
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

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来太過然却如此今



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来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明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

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来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鬭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



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未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已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其能慎獨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 學六

### 知行 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爲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



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

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則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知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

子說慱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滋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



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悠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户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盖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户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則有拒盜底若

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卻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卻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



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事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



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知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



愼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

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



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況下此者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

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爲有準的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知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知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

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未曰知而曰精未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眞果能眞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眞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論言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



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大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愼則能堅其志言愼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



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

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

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



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

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寞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



感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

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垜上志在垜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漑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



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在面前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

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聖人只



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

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



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

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卽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



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

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
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
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
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
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
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
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
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
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
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



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
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
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教乎此
也顏子之所樂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
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
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
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
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
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
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

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
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
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
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
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
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
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
方得如其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
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窮
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



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
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
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
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
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
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
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
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審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
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

兩入乖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卽是信○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



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眞知之。卻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顔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着玩索。日格



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卽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

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
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
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 學七

###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眞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卒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



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

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强得○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爲學就其偏處着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乎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釐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禀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禀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



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蓋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克己）○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令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
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
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
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
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自畏尖物其未曉其說
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
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
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
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



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問克己功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
以至造次以至顚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
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
如此做功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
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問某欲克己而
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
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
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
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

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
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
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
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
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
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
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
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
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
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



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
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問子張云
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
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
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
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
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
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
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

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䟴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



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為最難故其過最甚（以下論改過）○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答蔡季通



書曰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劒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未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必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
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
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
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
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
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
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



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
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
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
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
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
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

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
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
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
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
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
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
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雜論處心立事 ○有志之士。不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
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天下之



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
不可應卒處事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
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
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
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
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人之於患難。只有
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
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
無義無命也 ○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

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
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
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
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
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
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
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
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
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
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



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
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即死今日萬
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
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其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眞是無所懼大凡
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

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
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
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
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
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廢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
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己有道則行艱
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怒慾與



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
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
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
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
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
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
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

各司其職以辨其事不出於勉强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



方得○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人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



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己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僞○學當要親細務莫令心麤○問避嫌是否曰合



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

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其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



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
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
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
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
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
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
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
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
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



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
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
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
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
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
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
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
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
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

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
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
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
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
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
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
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
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
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
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



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
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
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
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
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
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
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
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
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

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



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緣處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遂識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清之類又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徇私之論爲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貧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知人爲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眞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



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

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毁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毁譽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與苟乎。大譽則大毁至，小譽則小毁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毁。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

## 學八

###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

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于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智不遑恤其身○天地之



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

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



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

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



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

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
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
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
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
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
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
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
省急擺脫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
勉强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
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眞知



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
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
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
勝做甚麽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
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
迹矣○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
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
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
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

但有淺深爾。如水淸泠便有極淸處有稍淸處惡者一
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
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
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眞
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
常常要惺覺莫令須臾悠悠憒憒閒此只是持敬爲要。
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
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



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
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
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
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敎必欲其盡去人欲而
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
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
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閒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
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
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

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



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眞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常驗之擧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胷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胷中

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胷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煥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眞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曰須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若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



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

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卻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無得利若只理會利卻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



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

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似閑也有箇道理看箇是非緣天地之閒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閒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



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

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
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
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
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
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
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
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
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
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



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
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
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
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
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
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
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
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
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
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

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
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
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
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
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
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
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
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
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



理滅却一分人欲○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但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
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
是眞違其理則是妄妄卽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
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
安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亙古今通天下
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
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
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
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

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
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
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胷次曾豈得須臾寧處於
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
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
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
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
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
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
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



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
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
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
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
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
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
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
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
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
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

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
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噫乎義利之辨大矣
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
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
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
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
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
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
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
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
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
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
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
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
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
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
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

節不差夫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爲天理無理無節即爲人欲

西山眞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氷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



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豪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猶共器猶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以下論出處○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



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

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
户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
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
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
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
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
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
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
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



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
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
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
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
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
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
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己
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徇從使去就從違之重
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
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
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聖
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
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
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
役求仕既仕則役役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
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



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
也没柰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
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顔閔之徒自把
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
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
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
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
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
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
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黄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自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爲莫己若也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 學九

###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



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絶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聞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

開道後進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
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
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
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强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
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
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
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
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



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
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
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
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
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
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
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
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

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
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
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
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
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
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
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



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
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
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
强之如陳圖南之教鍾若水是也近時師匠不論人材
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
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
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
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鍾是因其氣質
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

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爲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爲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爲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逮。皆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



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



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淸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

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皆可見之跡也孝德
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
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
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敎之
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
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
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
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
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
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
累是以兼陳備擧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敎所以本末相
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敎三行一曰孝
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
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
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敎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
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
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
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敎者所得而預



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
之目以詳敎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
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
勉矣況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
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敎大學之學也
三行之敎小學之學也鄕三物之爲敎也亦然○周人
以鄕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
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
於學者日用起居飮食之間旣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
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
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敎
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敎人○學
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
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緖
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
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處聖
人敎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顔子固不
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
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敎使省悟則夫子於其
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敎人致使宰我冉

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



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挾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

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



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眞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自不見皆由此

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為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



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

秋只是舉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碁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



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

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稍成甚麽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



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麽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

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其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纔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



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眞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

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悶諸生最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敎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敎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擧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擧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



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尚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敎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敎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敎所

以爲盛也自學絶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敎養之名而無敎養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擧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敎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



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敎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敎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

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
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
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
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
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
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
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
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
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



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
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
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
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
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
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
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
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
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

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
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
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
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
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
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
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
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
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
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



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
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
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
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
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
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



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 都副正不與之 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

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擧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擧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



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 酗謂恣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訟得已不已者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 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 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

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侮人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鞾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絶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



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

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
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飮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
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
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
皆鄕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
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鄕人亦不以
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之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尊召
者爲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
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
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
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
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
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飮以
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飮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
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
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
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
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飮食則
就飮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旣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
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
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
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
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
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
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
器用及爲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
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
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
人旣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
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
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
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賻如奠禮或以酒食稿其役夫及爲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
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
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
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
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
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患
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之費。）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

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序



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退，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

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
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
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
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旣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
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褻狎道神怪邪僻悖
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敎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
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
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
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敎胸襟開闊又曰不



要强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敎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
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
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
渴者不忘飮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
切也○讀書且摸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敎
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如人持一箇鑿石雖來如何鑽
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甚處都破
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
○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

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
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
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
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邪
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
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
障領會不去
西山眞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
之聖人之敎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
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
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
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强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
去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
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
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
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
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
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

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憫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述既若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猶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



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 學十

###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



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

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卻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會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



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

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



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



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絶則傷恩不與之絶則又

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
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
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
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别有五自
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
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
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
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
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
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



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
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
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
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
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
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
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
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
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

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
有雜出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
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
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
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
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
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
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
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
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



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
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
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别而又有君臣之
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有
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為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
故為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
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
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
咎繇亦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勑云者所以正

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敎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敎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亡人道化爲夷狄



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發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顚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歎也邪

西山眞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變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而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旣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

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絶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其師傳故以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貢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待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敎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敎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

下其所以取人尚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



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藉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尚其道未足以成德達財。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其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技



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
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
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爲焉則麗
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
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
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
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
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
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
平居則絰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
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
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
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
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
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
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
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
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
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

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
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
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
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
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
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
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
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
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



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
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
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
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天
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
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
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
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
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憒然略無毫
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敎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敎



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敎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旣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敎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礲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肪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敎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絶于時能使大義旣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一

##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
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
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
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
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
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
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



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
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
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
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
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
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
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

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
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
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
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
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
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
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
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
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
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
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
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
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
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



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
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
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
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
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刷
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
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
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
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
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
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
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
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
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
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
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
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
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
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
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
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
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
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
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
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
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
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

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
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
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胷中豁然
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
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
兩段却且放心胷寬閒不可貪多○放寛心以他說看
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
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
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
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
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
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
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
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
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
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
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



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
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
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
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
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
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
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
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
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
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
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
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
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
不講學遇事便有嵲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
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耳如人看
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
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
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
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

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



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杌隉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

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



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豪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

用功少間方會漸漸埽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胷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胷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衮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



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祗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慣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麽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眞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

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麄心若曰何
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
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
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
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
麄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
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
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
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



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
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
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
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
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
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
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
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
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
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

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
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
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
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
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
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
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
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
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



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
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讀書須是以自
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
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
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要黃筆
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
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
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
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

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横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温習乃爲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



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嘗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

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



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

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
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
却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
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
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
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豈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贅牙
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段



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
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
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
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
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
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
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
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
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挽滿己力欺得他過。
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
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
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
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
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
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
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
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
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
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
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
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
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
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字
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
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
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
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
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

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
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
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
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
者不足為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敎他去思
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
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
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
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
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卻有集注了且



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
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
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
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
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
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
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

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
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
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
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
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
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
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
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
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



一撞百碎○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
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
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
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
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
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
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
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
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
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

其害以持養之旨。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僅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



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胷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



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

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
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
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關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
可考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
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
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
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
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
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



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
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
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挨將去。不解得不成。
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
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
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
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
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
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

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
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
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
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
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
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
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
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棙子方得。而今說已
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
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
夫去補塡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
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
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
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
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
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
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
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



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



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胷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

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卻是隨事荅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



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

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



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為學之本立矣。其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淩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



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
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
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爲學之序爲
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
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
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
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
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
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
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



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
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
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
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
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
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
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當
如高艎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
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問看文字爲

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
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
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
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
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
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
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
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
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
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



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
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
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
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
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
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
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
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
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

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强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挿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閑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着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擧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間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竪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劒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



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帀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帀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

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鬧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



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

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



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

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



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慊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

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胷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



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讀諸經法）○六經之言在涵滀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

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



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

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
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
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
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
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
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
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
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
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
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



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
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
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
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
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
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
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
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
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
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

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
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
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
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
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
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
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
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
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



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
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
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
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
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
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
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
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旣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
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
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

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



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麽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

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屛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以下論解經）○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



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

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

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
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
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峣崎看
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
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
在此而姸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
史胷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
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
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
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



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
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
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
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
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
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
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
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
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
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

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
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
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
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
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
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
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麽事某年有甚麽事。縁
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
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
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
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蹤看過心下似有
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
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
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
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
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
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
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

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史氏将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寃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閲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閲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閲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閲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閲一史未了雖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係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怒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

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敎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敎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故幷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承卿退而檢左氏鄭



卿良霄字伯有旣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

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



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

揮他又問蓋屋左纛朔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屛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敘傳云爲

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藥如鄭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



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粟客顏師古謂其粟爽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爲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黄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



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致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閒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

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固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



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簒。而以此年繫之。嘗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

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温公言聰察強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温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



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

則是誘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温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温公義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



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温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

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
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
○或謂史贊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
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
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
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
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尊是論太
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
與三代便别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
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
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
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
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
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
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
如此議論豈不爲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
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
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

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
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
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
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
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
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
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
國二日則二日國。歐公近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
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
一項事末又說别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



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
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
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
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
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
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
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
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
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
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

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
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
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
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
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
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
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
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
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
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
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
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
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
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
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
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
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
馬懿父子之心而揚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
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
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吕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
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
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
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
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
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
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
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
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
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
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
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
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
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
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
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
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
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幷天下方始得



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

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鎭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鎭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



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

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
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郤是漢侍中光祿大
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
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
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
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
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許彧爲操謀臣而
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荀彧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
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
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




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
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
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
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
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
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
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
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
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
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
史之簡公是公非擧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
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
省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
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
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
子纂其職秩材博識爲史臣首遂述黃帝以來至于麟
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
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
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柅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
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
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
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
帝遷謂天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擧宏綱而或
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
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
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
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
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

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贅眞蛇添足

##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欵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

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樂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篆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昺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治儘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為隷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自隷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隷之流為晉隷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失眞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

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
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云明道知扶溝事伊川侍
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學人勸習徵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
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
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
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
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
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
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
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己全做不是這是一
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
底事卻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
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閒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
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
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
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
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
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
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
人只是爲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
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
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
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
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
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
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
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
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
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
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
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
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
如此若只管汲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
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

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
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
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强勉不能捨命去做正
似今人强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
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
事如今漸[illegible][illegible]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
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頭萬緒支離
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
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
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



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
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
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
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
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
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
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
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
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
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

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
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
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
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
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
天資上看見那[illegible][illegible]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
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
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
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
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檃括



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
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
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
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
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
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

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 學十四

###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
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
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
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
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
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
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



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爾當
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
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
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
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
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
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
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
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

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
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
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
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
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
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
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
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禀英邁只看他做
詩出來是什麽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
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
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
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
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
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
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
詩者也古風兩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夫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



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

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鬪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



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

其殺房琯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
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
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
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
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
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
略見一二○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
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山谷詩精絶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



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
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
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
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極
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
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
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
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
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
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

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
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
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
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
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
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
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
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
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
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
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
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
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卻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
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
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
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
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盖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凉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令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旁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子革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凜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凄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



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顔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顔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

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絶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顔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



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傳顔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恠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惟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吕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



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派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

戴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



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



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也）○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

之然乎。子之意。文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陋矣。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更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



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子一作滿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



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

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来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来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来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閒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



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来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鄙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鋩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字。後来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来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来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来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来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烈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黄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

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絶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



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别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

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本意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



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

擇舍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
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
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
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
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以發爲好文章詩
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
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
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
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
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

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
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
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
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
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
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
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
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
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
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

意如此令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
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
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
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
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
唱三嘆令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
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
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
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

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
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
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
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
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
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
盡處如五代史官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
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
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
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

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
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稿初
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
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
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
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
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
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
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
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
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
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
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然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
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
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
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
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
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
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
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
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後
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
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
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
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
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



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
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
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
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
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
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
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
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
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

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



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今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



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

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强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晩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



得如何。卻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晩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鎭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幷全篇看。但當看其

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眞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其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晩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



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疎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麽樣大。末後卻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綂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

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黄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麽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起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黄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黄門之文衰遂不及也只有黄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黄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



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個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

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乃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又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



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

一事他便從臨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截看甚麽
年甚麽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
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
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
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
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
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
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
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



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
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
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
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
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
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
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
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
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
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著

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野笑也
或云此是甚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
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貫
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
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
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
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
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
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
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



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
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
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
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
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
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
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
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
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

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
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
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
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
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
條理乃好。未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
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
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
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
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
理會○每詠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東山無綱紀知字)
(說二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
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
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
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
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
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
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禀與古人不同。今人去
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
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



可太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
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
傅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
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
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
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
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
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
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
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
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
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
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
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
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
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
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
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
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
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

學他一家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論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鎭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鎭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古人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卻纔得荀子道性惡又纔得揚子道善惡混又纔出性分三等



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纔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

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實壞矣使其無意
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
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
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
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
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
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
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
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
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



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
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
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
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
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
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
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
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
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盡心之明德
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

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
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 諸子一

###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



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子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

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



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



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

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



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樞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食敵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闢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



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

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麽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



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



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

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
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
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
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
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
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
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
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淸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



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
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
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
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
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
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
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
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
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
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
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
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
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
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
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疏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
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
尚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
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
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
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

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



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

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麽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

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



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雎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末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譏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

謂不必既其文歟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
章最佳已下總論老莊列 ○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
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
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
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
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
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
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



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
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
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
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
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
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
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
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
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
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

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
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
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
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
精神發出來麄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
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
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
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
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
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
時慮爲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
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
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
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列莊本
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
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

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
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
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
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
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
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
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
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説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
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
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



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
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淸談相尚至
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
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
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令宜
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
以淸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
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
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

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
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
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
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
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
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淸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
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
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淸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
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絶滅禮樂之失也
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



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
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淸論而不切於事理有
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膻戎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
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阽杌中不
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
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
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淸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
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淸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
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
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

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卻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



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於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

內政自伍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五鄉之師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强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眞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眞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

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汩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髣髴。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卻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



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

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愧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嗚呼可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 諸子二

###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哲煌

煌倖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
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
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
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
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
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
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
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



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
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
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
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
於掌爲不妄○揚子實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旣
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
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

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
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
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
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上文
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
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
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
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
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二

星而應○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旣望則終魄于
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
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
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旣望則光消虧於
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
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爲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
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
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
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
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摸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殺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技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

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傅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



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 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荀賁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



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故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伯鎡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 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

已是不好見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敘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



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

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敘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



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亦要因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

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
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
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
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
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
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
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
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



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
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
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
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
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
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
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
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
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
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

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
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
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
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
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
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
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
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
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
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
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
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
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
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
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
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
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
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

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致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麽義理。發明得甚麽政事。只



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 韓子 總論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



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

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顚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眞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



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寞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

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顚與他說箇什麽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顚未必曉得大顚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



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眞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麄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

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他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祇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僃與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此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眞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蹈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奬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衆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下總論荀揚王韓）○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

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麄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淸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旣說性善荀子旣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淸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閒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今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

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撑拄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鬭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

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



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緍緍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較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

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

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
自極其工
蘇子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



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

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潛入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掊彼之粗以角其精攘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



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

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



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辟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未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捨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



之指淸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旣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爲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

程氏。正傷于先病後瘵先瘵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本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栽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旣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亦有判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荊公做不着。遂中

他說然荊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荊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荊公



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

理未易驟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取耳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 歷代一

### 唐虞三代

#### 堯 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



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 湯 文 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



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審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

外威嚴也

伊尹 傅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為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眞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脩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勸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

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貫育不能奪蓋其恃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眞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



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

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眞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



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

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千



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澮。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婿。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要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



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棄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甚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

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僩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曾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酧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



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爲之哉

曾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雁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

養於豢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游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



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據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亡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也非



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

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騾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



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眞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耶○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



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 范睢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襄。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絶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



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旣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



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絶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折秦之圭皆僭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齊俱沒與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



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竟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爲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



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脩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

呑弱智詐愚湯之制浸蹟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呑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蹟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于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



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睢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温公稽古録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温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棊。曰。棊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棊嘗見高棊云。高低棊不甚相遠。但高棊識先後着耳。若低棊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棊曰。漢高帝方



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又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



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其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

衆爲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



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



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秖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

亦天也○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咆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旣滅天下一家迮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咆嘔



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眞主一言其利愽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孼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彊大○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寘諸公於死即

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擧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曾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雖足不悟後大害事



##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旣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賞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

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
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
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
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
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
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
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
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
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



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
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
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
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
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
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
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
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爲文帝遮護謂非文帝
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

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纖三日或人以爲當時當服大功
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纖者只三
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爲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
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爲君服三年服
如諸侯爲天子大夫爲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
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
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
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
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爲漢社稷非爲



已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
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
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
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
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
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
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記史者亦可
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
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
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

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為夸辭於是等嘗在所蓋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



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間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帝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

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爲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景帝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倘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眞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眞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



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息

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嘗疑神於蓬萊，蜿形於海上。



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眷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亦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

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本意，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



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慊，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眞

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柰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若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



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閒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夫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始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



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帝之覆轍宜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是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

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旣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汚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踏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



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爲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爲



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兆若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爲可罪也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

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覊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



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闥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識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儗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待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



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卻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

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絶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又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道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



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絶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幷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愬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葅醢蕭何

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溺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偷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間幾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



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爲君父報仇○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粗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

遽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
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絶棧道其意自在韓而
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
世相韓爲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
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
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
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
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
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



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啻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
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
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
也。獨於子房益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
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
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真足以驕天下
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
英武而能虛己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
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晩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
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
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
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晩年廢立乃不敢言。至
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
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閒故於
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
此着其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
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



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
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
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
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
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
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
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
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
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
是置沛公於死地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

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
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甘爲沛公耶。爲三
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
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
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
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
謀略同。故壓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
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
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執名者成
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



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
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從臾之。當
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
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俟起而還定之。如取諸
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已能屈之。亦
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
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
諫之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
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
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
之徒。則里巷鄙亂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
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摇足則秦項之爭復構
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
其猶蹈春氷。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
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
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
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



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
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
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
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趙
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
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
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
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
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
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彊鷙果
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
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
其効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鬬爲功而終則以淸淨
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
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



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
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
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
尙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
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
治國爲天下乃以淸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
謂冒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
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

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
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
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
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
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白願請間此豈請間時耶
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
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
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
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如旣入軍復問
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
之不去擧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



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



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

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横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吕氏將愧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吕而吕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吕氏之欲簒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吕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謂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吕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吕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過之於介牙未就之初而抹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矣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吕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斬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吕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吕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



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潜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曾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劒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潜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諂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

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



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

弗利於己者。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若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毋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



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

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
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産禄擅兵欲危劉氏患
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回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
其謀呂禄也刼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
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刼而呂氏
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責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
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



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
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
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
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
甚若是以絳侯為賢乎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亡
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
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
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
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
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效之則定國
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
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
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
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
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
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
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
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
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
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
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
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
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
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疏遠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翕然耶。此讒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



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疏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舉擠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垂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然有疏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在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

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哀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鼂錯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



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子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



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鼂錯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戶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兵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鎭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欲有籌畫。且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禍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己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務爲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欲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

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
而九而式之寖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嘗
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
而爲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
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
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
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



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
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
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
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
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
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
絶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
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
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
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
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
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
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
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
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
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寬
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
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
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
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
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
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
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
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

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衰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論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以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



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



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

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己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西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賢乎有關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



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彊而西戎坐消爲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鬭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其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治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



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



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

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



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華並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念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黜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也胥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疏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

矣二子之跡也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
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
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
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
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
强横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
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
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
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



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
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
生君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
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
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
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
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斷則
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
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
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篡漢累世之恩固其
繼嗣衰絶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汚清士以其臭腐之
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
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默芳棄
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
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
未免於謟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
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
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



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
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
與以承其意諷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
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
行以熀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
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
復出故其避丁傳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
訟其冤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

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
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
夫莽斗筲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
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
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
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
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
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
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
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
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識亦可取
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
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
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强於德多求賢
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
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
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



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癥
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
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予所
言先勸人主以自强於德自强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
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
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
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懲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横於胸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耳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

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寂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



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規胡廣趙戒輩眞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



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夫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逭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以重受害矣

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奇勝情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焉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豈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

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與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



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眤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秕糠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苟以義動也不能乘

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



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决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



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

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絶紹豈亦不量彼己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因京師武子求掌橐饘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固



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己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洩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絶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冑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遼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

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卽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變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旣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黜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



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倂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乎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旣不

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



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姦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量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



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

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

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



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 三國

###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爲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盃(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



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幷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

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旣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

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啖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者



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眞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



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

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
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
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
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
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
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
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



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
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
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
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
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卽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
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旣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
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
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
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
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二國手未有名

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
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
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旣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
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
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
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
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
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
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
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
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
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
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
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
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
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
見孔明一語諫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

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旣不可從。孫權又是



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頗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

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讎戮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擧。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從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

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從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
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
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
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
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
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看史策自
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
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
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
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



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
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
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
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
豈可緩一緩緩人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
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使使得
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
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
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

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
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
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
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
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
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
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
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冑三
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



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
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
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
擧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
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
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
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
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

之帷幄則可以之爲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爲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潜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汚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攛出來擬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



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主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塲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絶人之知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



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强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刳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北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

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晩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强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



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攷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 歷代五

###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爲屛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



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横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帝蒙塵懼天下之議己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眚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

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温嶠

南軒張氏曰温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



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噫太眞有母存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



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鎭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郄鑒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爲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乎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

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絶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迹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



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温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

因說韋孝寛智略如此當楊堅簒周時尉遲逈等皆死孝寛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顔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温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着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



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擊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

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沖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内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



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怨而發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牽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



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 桓温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

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誅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避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荒者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擧扳援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竟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擧無愧焉志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眞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篡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强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覇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從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旣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 唐

###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爲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旣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觀虜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潛室陳氏曰孫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

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用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録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惡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子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為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語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讐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



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過未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

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者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



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濵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秖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

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未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氏曰。楊綰爲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爲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一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驍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

之毁況其瞶瞶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義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



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戎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鎭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眞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惡太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毁短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承上意附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眞空之術者焉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先其國爲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



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謬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蓋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惡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絶哉○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
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
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
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
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譬諸明皇一
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勗
豈能蕩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
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
治之本歟○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



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
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
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
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
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
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
多委曲唐初隨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
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

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
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
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
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
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
作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
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
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



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
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
當時與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
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
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得處亦自無安
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務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
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
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
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曰漢高

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
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
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着手處
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
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使一
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他
其高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
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賭果食度日
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
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



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
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恠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
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恠一場這是甚麽時節或云從那
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
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
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末收曹節王
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
誅王甫段熲而末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
自定矣此說是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

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
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
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
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
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丞華之箴言
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
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
地養之無素道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汚蹇淺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
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



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
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
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爲之謀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
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太自用者小耶
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眞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
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
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
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
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
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

人而與淩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淩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上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僭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

魯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賴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四

## 歷代六

### 五代

####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卹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俟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爲兵强則一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

遂據有幷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諭之。謂本與他無讐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太宗 眞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眞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眞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



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

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屛。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



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

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遂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遵之以輕逐大臣耶

向敏中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揚億

朱子曰揚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卻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

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嚴厲。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
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
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
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
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
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旣
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



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
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
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
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
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
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
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頗不
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
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温公方心

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
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
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
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
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
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
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



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
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
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温公。蓋
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
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
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
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
之。公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

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諭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旣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爲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己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



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則不能然是己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



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

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曰。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旣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

欒菴李氏曰。荊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荊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荊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荊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飮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物。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旣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愼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脩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汪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爲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纒綿固結而不可解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



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邅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蔟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惡人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首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强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



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嘗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詰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條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眞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

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壯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必然亦



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横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愬趙忠簡是時趙爲相折孝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畏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諸將驕横張與韓較



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算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爲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

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奪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朮不知其紿己。乃得免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闊茸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與寬將去却與他通殷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己有又不與也

胡銓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菴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凝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或易乎直。廉不近名。介不絶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

##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挺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作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遡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四

#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五

##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絶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絶之不幾於棄天下以

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絶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五 一

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爲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

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



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眞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

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



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咸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



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

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



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〇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
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乃可得而正〇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
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
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
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
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



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
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
(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
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
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諭政事)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
下(幾僭察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
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

而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
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
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
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
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



此也〇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
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
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疏則其
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
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
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〇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
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
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
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

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遊
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
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
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
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
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
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
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
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
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



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
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
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
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
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
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
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
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
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
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

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
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
而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
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
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
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
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
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
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



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
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
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
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
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
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
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
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

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

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



是爲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眞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

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脅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氷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肆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雁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



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

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駭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



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詐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



矣

##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内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隊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

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西山眞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柰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啓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



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眞實而不雜以虛

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



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



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為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

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致。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與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褻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

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
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
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
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
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
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
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别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
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
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



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
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
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
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
顔淵旣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旣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

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
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
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頴
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
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於
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説靜則徒以虛無寂
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
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内外乖
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
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



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
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
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
推矣患在立説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
言平淡之眞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
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
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
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
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
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

而日休。私而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
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
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
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
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
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
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



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
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
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
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復此位當此責而
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
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
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
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
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
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
大臣切劘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
顔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
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
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强德聲日聞治效日
著四海之内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
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



西山眞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
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
則凛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
則規儆日聞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
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爲出治
之本。非徒琱鎪詞藻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愼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
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

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
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
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
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
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
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
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
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
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
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
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
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
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
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
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
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
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
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
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
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
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
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
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
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
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



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
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
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
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
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
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
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而不
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
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
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
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
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
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敎臯陶明五刑敎刑之
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
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



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
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
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
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
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曰力不足矣故其臣
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
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峯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
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
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

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
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旣汨於利矣末流其可
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
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
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
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葉賀孫問
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
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



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
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
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
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
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
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
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
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
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

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



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

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



曰三年諒闇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

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



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



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

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沖然而若無。不然，旣非所以著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旣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



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翕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乘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



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敎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
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
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
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
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
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
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
乃以不自失爲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
而勿牽於内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
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悦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
不獲是爲己辜眞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
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
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
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
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
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
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
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
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
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
者亦何足汚人牙頰間哉
勉齋黄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
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眞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
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
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



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動
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强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
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
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
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
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
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
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
蠱媚也迺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强兵

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
仲趙武爲戒哉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
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
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
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
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
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
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
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

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丞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



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爲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



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

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爲者旣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彷彿於三代歟○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旣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

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



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

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
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爲政要得
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寛，便不是古人作
處。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寛則得衆，若
使寛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
故覺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
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寛亦須有
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
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寛不妨。程



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
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
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
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
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
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
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
而可以定天下之姸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
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
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
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
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
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
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
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
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



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
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
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
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
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
奮其角蹏，雖有猛士，莫之敢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
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
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
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
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

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脩而和氣應矣○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序。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



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堙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闊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

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



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

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



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

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

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



國家必大焉先○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緩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

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當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



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乎内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



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潜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

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眞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



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怛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吾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强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摧壞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偎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玆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脩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

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旣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旣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霸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



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審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



閒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本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

顔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



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强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在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

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
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
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
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
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
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
而商絃絶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
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
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
相應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
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顚沛
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
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
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
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
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
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即
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
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
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
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禮時爲大古禮
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
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
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
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



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
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
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
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
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
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
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
大本○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

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



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幷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人今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鐘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鐘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



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

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



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眞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鍾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陰一陽而寒暑之相易雨露和兩相濟之間然後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魯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爲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鍾鼓之鏗鏘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

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毁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毁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太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



遷其上致此凡毁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毁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毁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陶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未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

沒祭一室。未過壽丈之闊。甚或無地以容常祖。而陰損
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
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
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
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
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
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
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
神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
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
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
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
哉。○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
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
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古人七廟。恐
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
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
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
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



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
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
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
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
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
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
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
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
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
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
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
一廟。○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
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
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
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
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
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
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
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
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

爲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
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循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歸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或替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六



#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 治道二

###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



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



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

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潛室陳氏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



自別爲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疏近遠論是爲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遞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 諡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諡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諡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論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

惟子厚平生用心欲舉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



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和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爲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

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
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
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
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
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
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
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
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
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
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
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
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
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
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
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
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
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



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
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
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
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
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
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
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
帝○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
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
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
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
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
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
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疏胡五峰論封
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
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
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
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
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
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

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



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

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
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
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
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
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
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
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
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



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
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
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
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
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
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
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
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
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
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

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
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
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
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
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
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
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
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
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



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
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
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
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
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
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
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
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
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

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禮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



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

○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

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



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眞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節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



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

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敎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須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



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



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伺間隙如是

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



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與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

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



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

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

○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

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黮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猶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踈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



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

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旦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仰前郤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為私己為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吕氏曰。用人之道。誰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眞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某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驗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
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
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
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
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
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
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
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
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
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
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
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
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
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
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
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
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
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
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為



善。然後可。堯之擇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
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
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
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
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
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
安於朝矣。況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
術巧。惟險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
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
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
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
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
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
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
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
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
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
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

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



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八

## 治道三

###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

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敗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歛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之雖東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絏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擧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轅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超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



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顧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謟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筆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擧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擧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擧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惛於大材具稍大便

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踈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别用一般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有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



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

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内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未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别異於衆人



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别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

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
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
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擧士於鄕。自十年
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
敎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鄕老鄕吏會合
鄕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鄕老
鄕吏及鄕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及於理
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
選士學於鄕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鄕大夫及司
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



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
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
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
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歟。某可以爲大夫歟。某可以爲
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
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
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
遺賢。毁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
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
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役於

利。此所以仕路淸。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
而疆場不聳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
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
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
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敎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
司徒以敷五敎。命典樂以敎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
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
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擧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鄕里。



肅政敎。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
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
士。而尙德之擧。不復見矣○夫古之人。敎民以德行道
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
其敎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
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
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
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古之
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

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誦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爲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鄕。而長治其鄕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



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伎。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治政附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

無復間焉○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
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
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
之事而與政分矣○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
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
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克其職則一郡無寃民矣○四
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
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
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
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
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
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
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
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間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
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
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昏昏孰知其任之爲不輕
專務己肥遑恤民瘼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
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
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噬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
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
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
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
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
蹦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
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
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



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
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
執一意也（以下論治政）○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
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
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
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
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

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
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
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
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
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
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
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
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
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



又何嫌之有○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
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
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
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
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
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
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
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

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
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荼也○仕宦只是
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
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
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
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
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
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



無怨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
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
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問班
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
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
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
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
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
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
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墮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敎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强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胷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若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一直須平心看若有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者作十分有理。使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

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
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　當
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
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
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
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
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
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
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絶要以清心省事
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
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
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
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
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



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
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
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當官大要
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
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
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
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
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
事不易之道也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
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
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
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
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
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
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
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
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

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擧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旣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獘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旣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實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擧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主



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勸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擧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

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毁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定閱，舉其盡忠不隱者，白以聞于聽。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卻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



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卻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

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寄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西山眞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容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



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己之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己而不以爲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說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白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顔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擧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



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旣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未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旣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厥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愼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而憚改爲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



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宋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縕。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

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旣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伯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

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



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録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爲大



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强兵爲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爲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會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者。只爲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義。王珷玞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兼發爲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西山眞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伯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

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峯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幷。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

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壞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



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臟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賣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

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二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也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絶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



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文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歛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



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懸其人而取其貲以爲賑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

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



人如糴米賑飢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

利也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



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

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爲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蓋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西山眞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歟。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

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
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
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
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爲
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
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
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
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



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
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
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
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
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善兵者
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
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
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
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
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

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
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
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
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
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
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
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
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
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之食也。且
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



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
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
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
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
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
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
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
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
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

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



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伯自已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

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本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强則精神折衝不强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

也○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卻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衮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

以張巡用兵未嘗依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徒而不至困之○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



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非素考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祕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眞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

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
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旣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
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
揀試是也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
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旣開人情易動雖
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
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
之限有巡鑿之警有壺㯓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
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



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爲域民固國
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
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
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未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
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秦
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
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
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

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
之君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
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
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己任孟子
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
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
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
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



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
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
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
舜爲天子君瞽瞍殺人皐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
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
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
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
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
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旣曰法天子與天下公
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

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敎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竊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褒爲戒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敎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敎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



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敎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强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

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敎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敎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刧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敎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

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閒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閒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贓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牆垣嚴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牆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嚴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邀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豨勇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馭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



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

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某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眞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憤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脩而晉梁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



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新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熊氏剛大曰此用字妙用之用如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

偶得吟

日爲萬象精人爲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熊氏剛大曰此言光陰之易過也）躍躍黃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愼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



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遂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熊氏剛大曰道行則爲禹不行則爲顏所與者時不與者理）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睎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𠤄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簺遊異趣均亡羊（熊氏剛大曰挾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與博奕爲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爲失其所守○臧穀二人牧羊臧貪書穀貪博俱亡其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熊氏剛大曰天理高深須强力以求之也）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

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
謂予言狂(熊氏剛大曰此篇論爲學當在少年能擇向方)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
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
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細繹心
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
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
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
有不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



斁邀矣追前修(熊氏剛大曰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
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
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有理融貫其間以爲之主)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
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陽一太極)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

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
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出入之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
分朶頤(熊氏剛大曰朶垂貌頤口穿也言欲食)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
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
宸極(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陷溺之過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借此以喻人心之馳騖淪蕩者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爲之主矣此六經之比也)
涇舟膠楚澤(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自昭王無道南游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即涇水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沉沒於楚江焉)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



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矣喪何復嗟嘆爲馬公
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周室君臣之失)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
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
軍伏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
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
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漢室君臣之失東史筆者不能糾綱而每爲)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省風。廱褒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熺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

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絶彼柔道牽。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姤乃陰之始。復乃陽之始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昻。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之北極則人心之太極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曰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乎敬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易首乾坤庖羲畫此以示後世。君子當體乾坤以進德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刻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絶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能繼孔子六經之絶學

顔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靑著明訓。今古垂焕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顔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踐其人。又重歎後人之不能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熊氏剛大曰。此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偸生詎能安。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仙學之失

西方論緣業。卑卑喩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佛學之非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群居競葩

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渝喪擾攘胡爲哉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敎此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當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敎育惟以天理人倫爲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焉意云耳後世於末者用工故設學敎育惟以文詞爲藻繪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歡謔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小學之敎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牛山之木形容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獘

酬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慾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



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太極之理萬化自出

觀物二首　魯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幾微安爲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閒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剝於坤陽萌於復坤復中間爲無極天之心尚未變動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爲時隱几功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興出用小車兒

爲善吟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眞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程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心體曠大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爲累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使人畏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熊氏剛大曰此篇言觀物達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爲吾累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熊氏剛大曰此乃無聲無臭底意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絕利慾之心以求造聖人之極致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熊氏剛大曰此言欲求衆理當求之此心先能了盡世間事熊氏剛大曰此即三綱五常四端諸書也然後方言出世間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人生天地間只有百年必須反己以求至實而爲出人之事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熊氏剛大曰：一即太極。)人於心上起經綸。(熊氏剛大曰：一與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以一爲太極，人以心爲太極。天人之理則一。言充而廣之。)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熊氏剛大曰：三十六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爲七，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爲十一，以十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二十一乘十五，則三十六宮也。○三十六宮，此說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圖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爲三十六。此篇言姤復陰陽及八卦之數。)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本體清明，纖毫人慾不能蔽。)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爲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凡事不可強爲，當知所止。況吾身自有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illegible]猶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其平生修身窮理，所見高，所處泰，未爲物慾皆撓。)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胷中羲物肯自衛，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羨，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胷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卜學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

無窮養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墻無沒幾經年秖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絶句

書舂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蓋月到梧桐天光瑩徹風來楊柳天氣溫和也必聖人德性昭融方足語此故末復云此景共誰言歎有旨哉）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本體清明人慾淨盡蓋月到天心則雲翳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慾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安分知幾乃是出人之事）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荏苒老將至矣堯夫詠此以警後學也）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别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熊氏剛大曰此正陽明勝陰濁消之時也）傍花隨柳過前川

熊氏附大曰取其生意春融與己一也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熊氏附大曰此篇借物形容陽勝陰消生意春融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熊氏附大曰此指信道言也用時還解壽斯民熊氏附大曰此篇言丹藥之外不如吾道之丹能壽一世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君語至誠無內外却因分別更迷眞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此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熊氏附大曰此可見其靜定氣象庭院無風花自飛熊氏附大曰此可見其天理流行從容洒落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熊氏附大曰猶人之爲學已有新益矣新卷新心暗已隨熊氏附大曰猶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於其間也其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熊氏附大曰此篇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體物新心養新德尊德性功夫也新葉起新知道問學功夫也橫渠先生觀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原源無盡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道徑蹊無處問歸懸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日全牛無肯綮騞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彊便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熊氏附大曰此篇形容人慾之浪自在泛海天理常常昭著

詠閑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
暗如何有去來熊氏剛大曰此篇謂塞者既去明者自來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秖今垢盡明全見還
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
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
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
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剎剎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
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
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爲謝三首

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力彊
矯無忘此日心

克己功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睎顏摛文妄意輸朋益何
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慚謙誨極諄諄頑言勉盡精微蘊風
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縕無窮意涵
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
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
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蘂爭紅紫誰
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
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
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絶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絶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旣幹廼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



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絶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



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新成舊毁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愓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

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贊 以上易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



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闢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

生生群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曰乾夕惕此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眞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



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欲必窒必懲上帝寶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窻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愼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眞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

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斡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馴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飈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善盡苗長醖化醲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予思予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曰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止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 夜氣箴

子蓋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



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瘝恫

##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予天予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爾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為天斯其為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為天物資以始

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眞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畏天伊何無終曰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



如或不爾禽獸不遠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貫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内物爲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聞以私上不化賛下甘物爲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柰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别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 銘

###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

成陰載基載戰洛亭曰顏樂晉人有心孚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己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鄉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爗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污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跪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忘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内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畢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内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内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君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淵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閒寘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爲。維行有本聚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宣有此孫。揭名齋扁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内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闗焉況昏。欲心之熾湯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乎坤。一念小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憧憧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敝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沫游不競不絿允蹈彝則靡息厥脩遠夫既克自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秉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柰何不敬祗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曷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强悍靡誅靡遁及得其情文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
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
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
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玆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
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
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兢業戰栗如見
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
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
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鐫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
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
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
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春然心胷
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睟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
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頮其垢已黑
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汚漱之則即無面雖垢
頮之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
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
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面
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幸而一
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頮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
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滌雪舊
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
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
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
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
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
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脩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
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
何稽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
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鼻口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爲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
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

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子食色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聽恣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恥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其戒玆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己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己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加栽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屛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毆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胎猶在守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鬭一日克己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尚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縕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蟊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眞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畺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

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儀衣冠而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肝黄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扶雋髦而登進逮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寬以華其歸琛以胥堂而詒孫棖茂草於熈寧尚茲今其寖論天既啓予以堂壇爰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闢我聖之宏撫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網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蔥巃而遠舍水汩瀎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之爲娛實宮墻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伺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萃蘙枝相摎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皇降衷于下民兮粤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之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外鑠繄中藏年燁燁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横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帥之莫御氣決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昌衋百骸弛而莫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黄髮以茫茫儻瞿然於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而聰如迷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動兮以躬惟日反兮予理茲日新兮不窮逮克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亘萬古而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爲萬世道學之宗歟

## 太極賦　黄溍

厥初馮翼以書闇兮維玄黄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逴逴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微而有獲緊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

兮啓羣昬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
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
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鉅細與
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
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
重指掌於無極揭坐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
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
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
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堊終不可使黝道惟辯而
愈明兮貽話言於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繢不室而升堂
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
其前後之無方疇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耿
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
深而摘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擊
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
誠之遺訓兮失顛沛而弗護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
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十